

顧杏卿著

歐戰工作回憶錄

商務印書館發行

顧杏卿 著

歐戰工作回憶錄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三版

中一六二六

張

(97617)

歐戰工作回憶錄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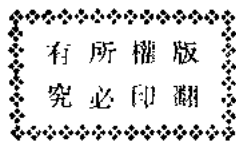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著者 顧杏卿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滕榮全)

朱序

歐戰工作回憶錄，顧杏卿先生述其經過之作也。當歐戰時，顧先生率工人數千人，冒鋒鏑，親舂鏹，奔走往來，艱危若履虎尾，而未嘗卻步，使遠方之人知我中華民族，堅忍自重，不辭勞瘁，固已駕邁白種人而上之；而敵愾敵怨之心，同乎協約諸國，爲正義人道，蹈百死而不辭者，益足以使人聞風興起也！歲月轉移，大戰之迹，不復可尋，當時攻守轉運之事，亦罕有人道之者，事過則境遷，忽忽使如隔世。顧先生乃一一舉其身之所歷，以成斯篇，信夫用意之勤，讀者勿徒以爲談助之資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寶山朱經農序

潘序

同學顧杏卿君以其親身之經歷，著成「歐戰工作回憶錄」，余快讀一過，覺其事實之真切，文筆之生動，實不可多得之作也。

顧君於一九一七年春，歐洲大戰方酣之際，應聘英、法在華招請之譯員，隨同華工十餘萬出國，轉輾數國，親歷艱險，發揚我中華民族之精神，增高我國國際上之地位，此不特個人之榮，亦國家民族之榮也。

故此書不僅可作遊記讀，且可激勵我民族之精神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吳興潘公展序

自序

余幼時，耳食海外文明，羨慕久矣，且嘗見同胞出國求學，不絕於途，益動我遠遊壯志，然爲境遇所困，惟有咨嗟歎息而已。詎知天下事有出人意料者，值一九一七年春，歐戰方殷，英、法兩國，忽在我華招募華工，並廣聘譯員，余聞之，不禁色然喜曰：時哉不可失！余之遠遊機會至矣！乃毅然應聘，隨十餘萬華工出國，途經日本、坎拿大之溫哥華、落磯山、大西洋而至法蘭西、比利時。迨抵目的地，始知此次英、法招募華工，實爲參戰之故，既已深入虎穴，生死即置度外。雖中途備受魚雷潛艇之恐怖，前線屢遭空軍之襲擊，日處槍林彈雨中，驚心動魄，安之若素，卒至化險爲夷，竟慶生還，此足以自慰者也。古人有云：有志者事竟成。余於此行而益信，環顧前後，出國爲時數載，而此數載之中，最足以昭告國人者，爲吾十餘萬華工，雖祖國涉重洋，冒鋒鏑，歷艱險，出死入生，參加歐洲大戰，以博無上之榮譽，此實爲吾國外交上一頁光榮史也。然觀夫歐戰之殘酷，將使人民無噍類，又深懷乎佳兵不祥，嗚呼！科

歐戰工作回憶錄

學愈進步，人類愈不幸，是則深可慨焉！用是不揣謏陋，追溯既往，爰成「歐戰工作回憶錄」，幸海內讀者，有以教正之。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 顧杏卿序於鎮江

目次

一	遠別祖國.....	一
二	道經日本.....	四
三	赴坎途中.....	五
四	坎境一瞥.....	六
五	大西洋中之脫險.....	一〇
六	駐英福克斯登.....	一四
七	抵法老愛兒.....	一六
八	駐比怕勃倫基城.....	二一
九	大戰中之摩托車.....	二四

一〇 戰地生活	二五
一一 大戰中之飛機	二八
一二 戰地見聞	三〇
一三 大戰中之民衆	三四
一四 軍官與華工	三五
一五 舌人情操	三八
一六 死裏逃生	四〇
一七 砲轟機炸	四三
一八 華工勞績	四六
一九 戰地青年會	四八
二〇 愛國熱忱	五〇
二一 可歌可泣	五二

二三	華工豔事	五四
二三	民間交際	五六
二四	休戰日之狂歡	五八
二五	德國致敗之由	五九
二六	華工榮譽	六一
二七	軍犬尋屍	六四
二八	歸途遭遇	六六
二九	天倫之樂	六八
三〇	歐戰雜感	六九

歐戰工作回憶錄

一 遠別祖國

一九一七年春，余因體弱養病於華北，既不能攻讀，又不能服務，心靈上頓感痛苦，某日忽聞英公使署有徵聘華工譯員之舉，余認為出國漫遊之絕好機會臨矣。於是毅然應聘，雖體弱如故，亦不遑顧及。

余既應聘赴法，數日內即須成行，故亟亟整理行裝，從事遠征，並於啓行前一日，赴各友處告辭，而至友之來余寓話別者，慰勉備至，使余感激莫名。教會會長英人史培志之以「自由」「正義」「和平」勉余為服務宗旨，實為確切不移之座右銘。至友周菊人君，以「少年須具冒險精神，方可建功立業」相勗，尤使余感動不置。是夜，念鄰室徐林二友處，尚未得閒一往，擬作最後之告別，然彼

等皆入睡鄉，悵然而返。獨坐斗室，萬籟無聲，往事前程，縈繞腦際，酣夢未成，東方已白，起身盥洗，略進早點，赴站候車。同行者已先後蒞站，送行之人，擁滿月臺，於晨光熹微中，揮巾不已，有無限惜別之情，其中有一老人，淚涔涔下，雙目紅腫。睹此情狀，誠令人心酸不已。人生於普通之離別，已足使柔腸九轉，而況遠別祖國，赴萬里重洋之外乎？

是日啓行，按預定路程，先往濟南，再轉青島搭輪放洋。余等至濟南時，已日暮，乃投宿逆旅。翌晨，方乘膠濟車行，其時膠濟鐵路，大權操諸日人，在站購票及乘車時，均係日人指揮。所有旅客一列隊，依次前進，秩序井然。迨余等車抵青島，已有多數華工，先余輩而至。聞此輩華工，每日從事操練，以備送往法境戰線服務，余聞而愕然者久之。

下車後至待發所，見有工人數千，在場操練，英人教以簡單之步伐，聞彼等抵所時，須先沐浴，然後經醫生檢查體格，有無肺癆花柳及沙眼等傳染病，不合格者，給資遣回，其查驗合格者，改換服裝，簽訂合同，編列號碼，留待出發。翌晨（四月六日）五時，余見英方官員，正在發給津貼及衣帽等物，汗流浹背，倍覺忙碌。（依照普通規定，華工一人，除在中國每月付十元給其家屬為贍養費，及在法

日子一法郎工資外，上船時又各給二十元津貼。所有華工衣服食物等件概由雇主發給。分發事畢，即命排成列隊，以便出發，每四百人一大排，排長以在中國各商埠回國投效之商人或教士充之。臨行時，所中職員，醴資備多量爆竹燃放，用以表示歡送遠別同胞之意。是時工人亦全體新裝，肅立致謝，且均喜形於色，抱有乘長風破萬里浪之氣概焉。余在同儕中年最幼，時尙未滿二十，參此壯遊，頗足自豪；第因同輪者思家情熱，亦不禁頓生別離家國之感。然轉念此行大可增加識見，方慶幸之不暇，何鬱鬱以自苦，乃以此旨互相告勉，同往者精神爲之一振。

二 道經日本

十七日晨，船始啓碇，風平浪靜，如履平地。十九日晨，抵日之長崎。解纜停船，卽有日醫官登船檢查，二十一晚九時，船又開行。工人中長於音樂者頗衆，故途中管絃雜奏，頗不岑寂。二十三日下午一時，抵日之橫濱，余上岸一遊，街道整潔，店鋪林立，書肆尤多，所有店員，十九皆女子，來往車輛，除電車外，以人力車爲多，車夫休息時，皆讀報紙，由此可知日本教育之普及。當時日本雖已加入歐戰，究與戰地距離遙遠，故國內仍安靜異常，毫不受戰事之影響。

二十四日晚，船又起碇，翌晨風浪驟作，船身搖撼特甚，致睡鋪前後傾欹，左右轉側，日爲之眩，頭爲之暈，且氣候暴冷，更使身體不適，飲食莫能進。航行之苦，實難忍受，故同行者有云：「設余一旦返故鄉，誓必終身蟄居鄉里，以事耕種，優遊歲月，決不慕此虛榮，而受此無謂痛苦。」余聞之不禁啞然失笑。

三 赴坎途中

舟行十九日（五月六日）船主云：此去離「坎拿大」Vancouver 埠，祇有數日矣，苟能風平浪靜，則又減少一日行程，余等正苦舟行日長，聞之皆怡然自樂，蓋衆人企望登岸之心，十分急切。舟行又一日餘，遙望羣島飛旋空際，蓋離岸已不遠矣。衆皆喜悅，不可言狀。

五月七八兩日，天空忽起大霧，雖伸手可見五指，但三尺以外，已無法辨認，因此舟行極緩，每隔二分鐘，必鳴笛一次，以防與他船互撞，霧之大，爲余有生以來所僅見。如是者一日半，霧始消失，浪靜風平，余等至此，精神一爽。數日不思飲食之余，亦覺飢腸轆轤，乃狂啖午餐以果腹。翌晨舉目遙望，高山隱現，詢諸船役，則謂離岸已近，數小時水程可達，余聞之不禁雀躍。

四 坎境一瞥

五月九日晨，乃安抵「溫哥華」，計海行已二十餘日。余輩在舟中，但見黯淡之蒼天，與澎湃之怒潮而已。迨登彼岸，衷心安慰，無可言喻。余見舟已傍岸，乃與美人馬君，共雇汽車遊覽該處。馬君年雖七十餘，仍在船上服役爲醫，精神矍鑠，實爲常人所不及。

溫城商業繁茂，爲坎拿大鐵道之終點，由此海口航行，可以直達中國、日本及澳大利亞，數十年前，荒無人煙，今則崇樓層疊，船舶雲集。一躍而爲坎拿大西岸之第一良港，稱最重要之新興市場。該處街道平整可觀，交通則有電車、汽車。汽車之多，不下於吾國之人力車，電車座位不分等級，穩妥舒適。店鋪林立，有所謂五分、一角及一角五分店鋪者，即鋪中所售各種物件，至賤者五分，而最貴者則一角五分也。價目雖賤，然日用之物，應有儘有，在吾國尙未有與此相類之店鋪。然在「坎拿大」全國共有七十所，在英國共有六十處，店員均爲妙齡女子，人往購物，彼必道謝。遊覽時曾往郵局寄信，

見有禁止吐痰通告一紙，違者須罰金五十元，夫隨地吐痰，吾國人向不注意，彼國禁止極嚴，吐痰之害，於此可見。馬君於該地最熟悉，乃導余往遊斯丹來公園（Stanley Park），園地甚大，長寬各二英里，園中樹林甚密，松柏尤茂，天然勝境也。

遊園後往咖啡店飲茶，侍者爲一妙齡女郎，見余飲時，格格作捧腹笑，余詢何故，則曰朱古律糖亦飲料之一也。蓋是時，余命取咖啡茶後，再命取朱古律糖故。余蓋初涉重洋，履此異地，宜乎不識茶之種種名稱，此猶外人在我國茶館，既飲紅茶，又需要淡茶相彷彿云。

余與馬君飲畢出外遊覽時，途遇僑胞數人，均廣東籍。彼等見余爲同胞，如舊相識然，又知余乃初蒞該地者，特趨前與余握手，並以國語詢余曰：君是否赴法參與華工翻譯職務者？余曰然，並詢彼曰：君等何能先知？曰頃聞傍岸之船，開載有華工甚多，君既似初來者，諒搭是船至此無疑。且此船不載其他旅客，故能知君之行蹤也。僑胞言語之間，除屢露赴法之不利外，更詳述經大西洋而赴法途中之種種危險，余固初出國者，身臨異地而聆此危言，心頗忐忑不安，然細察華僑行爲，實係君子者流，所說似可深信；但余既立志赴法，一切利害皆不之顧，祇求赴目的地耳。